

紅玫瑰

第十五期——第四卷第三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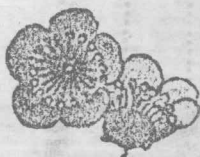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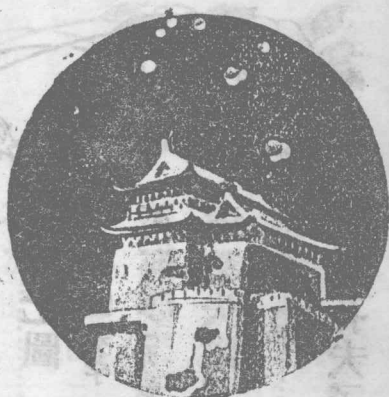
上海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2429.6

24

紅玫瑰

第三卷
第四十一號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花前小語



花前小語

茗狂

本期爲大加刷新後的第一期。特比尋常加多十六頁。這在資本方面。雖不免耗費一些。然在讀者之前。或者總可告無罪了罷。

小青近除經營電影之外。又擔任了東吳中學的教課。把他忙得不能分身。這篇是硬逼他做成的。這個面子總算不小咧。

霍桑探案登完之後。大概又有了紅的一種魯平探案續登下去。在下也想舊調重彈。再撰一種胡間探案。以承其乏。不過能否成爲事實。須要看能不能抽出這一點閒工夫了。

「生活問題。」已成爲最近社會中的一個大問題。所以下次特刊。我們就定爲「生活問題號。」使困於生活之下的一般人們。可以發揮一點意見。敬請海內同文惠稿。

本期中所刊的小說雜作。除了拙作之外。大概都可以看看。請問以後即以此爲標準。也能使讀者覺得滿意否。上期劍芒之清商怨。已字洗字上之圈。均誤向下排。合行更正。

紅玫瑰第三卷第四十一期目次

目

次

第四十一期

圖畫

封面畫

坤伶孟小冬近影

三五七圖

文字

人海夢(九張)

霍桑失蹤記上

觀裸女棋記

聞北孔夫子

嚴獨鶴

程小青

鄭逸梅

程瞻廬

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紅玫瑰第三卷第十四期目次



目

次

鍾雪琴往史之片段

孤雁

意外

張秋蟲

蟹雜俎

王梅癩

謠言的來源

呂伯攸

騷宴瑣記

髮花

微波

趙蒼狂

青年之夢

徐國楨

快活神仙傳 (八張)

程瞻廬

花前小語

編者

二

陰歷丁卯年十月十九日

霍桑探案



霍桑失蹤記

霍桑失蹤記上

霍桑失蹤。這
個題目多麼
的能動人啊。
預料一定能
博得一般讀
者的十分注
意的。准分三
期刊出。若狂

一 疑真疑假

這天早晨我一見那送報的人急忙忙走進我的書室的時候心頭不由的跳了幾跳等到那送報的將我定閱的幾份報紙丟在桌上回身退出去時我早也從籐椅上跳起身來急急取起一張申報翻開來瞻閱我這種狀態若使被一般不知的人見了必以為我急於要讀報的緣故一定注意那革命軍進行的戰況或外交上有什麼軒然大波其實這幾個月革命的進行非常順利外交問題也比較的沉靜我雖也是很注意國事的一人

程小青

此刻却也沒有如此急切的必要。原來我所注意的却是上海本埠的社會新聞。這幾個星期中海社會可算是多事之秋了。綁票哩。暗殺哩。驚駭離奇的盜劫案哩。神秘莫測的失蹤案哩。在這種時期之中。霍桑的工作自然也特別忙碌。我的日記中記着在以往的十五天中。他竟連接破了三件綁票案。一件盜案。和兩件謀殺案。我在這六件案子裏面。竟也參與半數。這還不算什麼。最近霍桑竟單槍匹馬的又破了一件江南燕案。江南燕是什麼樣人。大概不用我再詳細介紹了。罷。他是一個神出鬼沒的俠盜。又是盜竊學的專門家。假使這盜竊學上也有學位的榮銜。他儘夠得上博

士的資格。他已和霍桑交手過好幾次。所以在霍桑的心目之中。竟是一個唯一的勁敵。這一次上海社會正自紛擾不寧。無論官家私家偵探。個個鬧得焦頭爛額的當兒。他老人家偏又出來湊湊鬧熱。那自然要使上海社會的一般資產階級談虎色變。寢食不安了。他這一次犯的案子說來也很可驚。就是大華銀行的第三號保管庫。忽而被盜。庫中保存的有前任財政次長劉伯蓼夫人的。一副鑽鐲。價值十二萬元。還有平民教育基金團的。有價證券也值八萬五千。竟都不翼而飛。被盜的情由非常離奇。那銀行的前門被人燒斷了。鐵門看門人也被盜匪捆綁起來。塞沒了嘴。不能聲

張那保管庫本是美國卡爾登廠定製的庫門的堅厚在十英寸以上原是保證避火避盜的並且還有兩重密碼的暗鎖確實不容易開發案發以後忽見庫門上燒成了銅元大小的一個小洞庫門裏面另有一隻白粉畫的燕子似的飛鳥因此大家都說這一件驚人的案子定是江南燕的成績因爲在這保管庫案沒有發生的前三天報紙上已喧傳這一位含神秘性的巨盜已到了上海這消息的來由也很奇怪據一個某偵探長手下的小夥計傳出有一天那位偵探長曾經接到自稱江南燕的電話要向他借五千元的盤費那偵探長似乎爲着交情起見當夜便恭恭敬敬的如

霍桑失蹤記

數把五千元送去可是這新聞在報紙上披露以後有一位新聞記者特地去見過那位偵探長問他有沒有這一回事那偵探長却輕描淡寫的答道「你這話問得有趣極了江南燕竟敢向我要錢我又向那個去要呢我等候他好幾年了他如果胆敢到上海來那真是我求之不得的」這一番答話明明是否認這一回事但外界的消息已鬧得滿城風雨後來恰巧又出了這一件大華銀行的案子多了一次印證於是江南燕的名字一時便成了茶坊酒肆唯一的談話資料可是這案子經過了霍桑的視察以後却又獨創一議說這案子不是江南燕幹的祇是有什麼人假借名義

罷了。他當時曾指出三種證據。第一，那保管庫門上的一個洞，是用電流燒鎔後，另用鋼錐鑿成的。不過這個洞，庫門內外雖然都有洞口，中間却没有穿通。顯見是從兩面分鑿而成，實際上並不能夠開鎖。這樣可見這庫門的開發，並不實在。和鑿洞有上關係。第二，那號碼鎖上有兩個很清楚的指印。這也不消說得這堅厚的庫門，既不是鑿洞開的，當然祇有對准了號碼開發的一法。但號碼的構造非常靈巧，不知道的人休想明白。知道號碼的人祇有經理一人。假使不是監守自盜，勢必有什麼人偷知了密碼，悄悄開了做一個內線。第三，保管庫共有四號。那第一、二號庫中存的都是

公債票。祇有第三號中的鑽石最容易變錢。這也是有內線的明證。此外，那燕子的形像，霍桑已見過幾次。這一次却畫得不成樣子，也可以做假冒的一證。霍桑憑了這個理想，果然被他破案。原來有一個經理室內的書記，串通了外面的人，合夥而幹的。這書記當場被霍桑捉破。一經詢問，便完全吐實。據說這事的起意，並不是他。他祇是受了人家的利用。有一個著名的匪徒，不知怎樣探知了劉伯蓉夫人的鑽鐲藏在銀行裏面。又知道那書記在經理室內辦事，可以有偷窺密碼的機會。因此便強迫他做他們的內線。他的責任，但須把鐵箱的暗鎖開了。別的都由他們動手。他勉強應

允了。當下收了他們五百元的定洋。約定得手以後彼此平分。可是案發以後那動手的匪徒和贖錫都已不知去向。那書記雖然也曾說出約定的地點。但警探們按址緝訪。祇是摸了一個空。四處偵緝。也不知下落。所以這件案子雖說破獲。但真賊未得。並且推想那動手的匪徒敏捷幹練。也是一個好手。故而實際上還不算圓滿。不過據霍桑的意見。這一着已打破了一個疑團。就是這案子既然出於假冒。可見江南燕已到上海的話兒。完全是一種無稽的謠傳。可是事出意外。隔了兩天。竟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二 樓頭燕子

霍桑失蹤記

這時恰當溫暖的三月。那一陣陣的細雨和東風。霎時間把那沉沉深眠的大地喚醒了。起來近郊的野外。柳眼舒綠。桃腮吐紅。釀作一番春意。不料在這當兒。那一般破壞社會安寧的匪徒。竟也像春草一般的蠢動起來。我記得江南燕到上海的消息。是在三月十四那天披露的。十六日便發生了大華銀行的盜案。這案子在十七日就被霍桑查明。不過真賊和主盜一時還都沒有着落。到了十九的早上。忽又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在十八那天的傍晚。我在霍桑寓裏喫了晚飯。彼此談了好久。霍桑便留我住在他的寓裏。我自從婚後。雖已和霍桑分居。但霍桑寓中仍舊安置着我的。

床鋪不時我仍和他同居到了十九的清早我醒得很早剛才下床忽聽得霍桑室中發出一種驚奇的聲音呼道「呀怪了包朗你快來」我陡的一驚不知發生了什麼變端才使霍桑這樣子驚皇當時我急急的趕到隔壁的臥室裏去忽見霍桑的身子靠着室中的一隻圓桌兩眼圓睜仰向着承塵他的頭不住的旋來旋去我見了這種怪狀一時還莫名其妙我的眼光不由的跟着他的視線瞧去同時又聽得霍桑說道「你瞧見麼——唉——唉出去了」我也急急應道「唉那是——一隻燕子怎樣飛進來的呀」霍桑不答突的奔到靠馬路的窗口又把身子一側避在一邊露着

半面向下面觀察我正想跟到窗口去瞧瞧霍桑忽向我搖手示意我祇得止步一回兒他回身過來臉上還帶着驚恐的神氣我問道「你可曾瞧見什麼」霍桑微微搖頭道「一個人影都沒有」我道「那麼你何必如此慌亂可就是爲着那隻燕子的緣故麼那也許是——」霍桑接口道「那一定不是自己飛進來的剛才我在窗口梳理頭髮接着反身走到這圓桌旁邊取了一支紙烟擦着了火剛才吸了一口忽覺得背後的窗口裏有一種異聲抬頭一瞧見是一隻燕子正向這室中亂飛這一回事完全出我意外自然禁不住詫異起來你以前可曾見有什麼鳥兒飛進過這

室中來麼」我答道「偶然飛一隻鳥進來也不見得一定是——」霍桑又插口道「不錯但你總已瞧清楚了那不是一種別的鳥兒却是一隻燕子啊况且又在這案子沒有結束的當兒未免太覺湊巧我一定不相信那燕子是自己飛進來的」他說完了重新走到窗口先向馬路的左右瞧了一瞧又向窗檻下面的一方小草地上仔細觀察接着他嘴裏又低呼了一聲急忙反身出室奔下樓去我又暗暗一驚以爲他也許在下面天井裏發見了什麼隱匿的人但我也向窗下一瞧却仍是靜悄悄的毫無異象我很懷疑不知他下樓去有什麼勾當因也跟踪而下防他有萬一的

霍桑失蹤記

意外剛到梯下霍桑已從天井裏回了進來手中執着一張棕黃色的包皮紙約有六寸見方這時那張紙恰摺成捲筒形狀霍桑向我說道「我的話已證實了那隻燕子就是裹在這張紙中送進來的」我驚異道「那麼誰丟擲進來的呀」霍桑道「這何須問得但瞧那丟擲的手法便可知這人是誰了」我沒有話答但微微點了點頭默念那人把紙兒裹着燕子竟能丟進我們的樓窗接着便逃匿無踪這種身手果真除了真正的江南燕外找不出第二個人我因又問道「那麼你想他這種舉動是不是算一種警告呢」霍桑低垂着頭默不回答好久才緩緩說道「這話我不

能回答我們但瞞着罷」這還是三天以前的事。霍桑在戒備方面本來已很嚴密一到晚上窩中便安排著小小的機關出門時也常帶着武器自從那隻燕子飛進他窩裏以後他就更加謹慎便叫我也隨時防備我尋思那燕子的用意明明表示大華銀行的案子果真就是江南燕幹的現在案雖已破真賊未得特地下一種警告叫霍桑不必再行深究這理想最覺近似但從他方面看來那飛燕的來由雖覺奇突我們究竟還不能確實證明放燕的果真是江南燕不過這個人既有如此身手顯見也不是一個尋常人物霍桑的謹慎戒備也不能算是過分當本案子開端一天的早

晨已是三月二十二日我所以急急翻開報紙先向本埠新聞裏尋瞧原希望或者可以發見什麼關於江南燕的新消息不料竟得到一個意外的新聞霍桑竟失蹤了。

三 破題兒第一遭

這節新聞不由的使我驚訝萬分那新聞很簡短祇說上一天偵探長倪金壽特地去見霍桑却沒有會面據他的僕人施桂說霍桑在二十那天的早晨出門以後至今還不曾回寓並且毫無消息正自覺得可怪因平日他如果在外面耽擱終要送一個消息回去的因這一事外面便喧傳這一位唯一無二的大偵探家霍桑分明已經失蹤我

驚詫之餘對於這新聞的推測也很同情。因霍桑如果有什麼遠行或有別的勾當總要給我一個信的。至少也要打一個電話給我。現在我也毫無所知。可見失蹤一層確有成爲事實的可能。他究往那裏去了呢？可是已遭了江南燕的毒手麼？或是已落在什麼惡匪的手中麼？當時我把報紙丟過一旁。先打一個電話問問施桂。但電話中施桂的答話模糊不清。我就意到他愛文義路寓所裏去走一遭。這幾天我的筆墨事務雖有幾處預約。催得很急。但霍桑既有失蹤的消息。自然比較重要。我不得不暫時擱一擱筆。我向我的妻子佩片說明了。一句便匆匆出門。這時候已近八點鐘。

霍桑失蹤記

光景西門路上恰當菜市喧鬧異常。當我向人羣中穿過的時候。有一副菜担忽而鈎住了我外衣的袋口。幸虧我趕緊立定。沒有把我的衣袋鈎破。衣袋中我還藏着手槍。萬一落了出來。未免驚動人家。近來我因着霍桑的叮囑。出門時也常佩武器。以備萬一。的意外。這就因我們所破的案子。劇盜巨兇。什麼都有。難免沒有仇敵。不過我雖和霍桑連手辦事。但並不居於主要的地位。他們的目光也並不注在我的身上。故而我在外面走來走去。並沒有經歷過什麼危險。我走出了西門路向北轉灣。到了吉祥路口。剛才停了腳步。招呼停着的一輛黃包車。忽聽背後有人呼道：「包先生那

裏去。」我笑的回過頭去。正要瞧瞧是什麼人。忽覺我的右側裏早有一個人靠近我的身體。我一時很覺突兀。還沒有瞧清楚他是什麼樣人。猛覺左手裏另有一個人靠近身來。這時我才覺有些不妙。我的右手剛想伸進大衣袋去。忽覺有一種東西抵住我的腰部。我的手也同時被那右邊的人拉住。那人低聲說道：「包先生，你是個明白人，漂亮些罷。」同時那左邊的人也接口道：「包先生，你打算僱黃包車麼？我們有汽車等着落得省幾個車錢。」說話還沒有完。叭叭的喇叭聲。音從背後過來。便有一輛轎式黑漆康惠而車駛近這時。我的手足雖已失了一部分自由。心中仍很了。

了。我已落在綁匪的手中了。往日我會幫助霍桑破獲了好幾起綁案。想不到今天竟親自嘗嘗這個味兒。我袋中本藏着手槍。此刻可能冒一冒險。把手槍掏出來。和這兩個入拚一拚麼？不在這情勢之下。我若輕舉妄動。除了我的右脅裏穿進一粒槍彈以外。決沒有別的僥倖的希望。爲權宜計。祇有暫時屈伏。靜待後變。否則徒然犧牲。不但不算爲勇敢。使被霍桑知道。也許要說我「愚不足惜」。我這種思潮在腦海裏經過的時間。原祇有一剎那。功夫主意既定。便略不抵抗。跟着那個入走上汽車上車時。那兩個人仍是一左一右。狠恭敬的擁護著。一步不肯放鬆。進了車廂。我的坐

位。仍舊夾在他們的中間。車輪既動，那兩人忽把左右車窗上的黑色窗帘拉了下來，隔絕我對於外面的視線。但車廂中的光線雖然突的變暗，從隙縫中穿進來的餘光還約略可以辨別那兩個人的狀貌。我左側裏的一個身材闊大，他的頭部高出我足有三寸以上，頭上戴一頂黑呢帽子，壓得很低，臉上似乎滿面粗麻，且有濃黑的短髭，瞧去很覺可怕。身上穿着一件栗色的呢襖，夾袍上身並無馬褂。那右面的一個却和這麻臉大漢絕對相反，他穿着一身新製的灰色薄呢西裝，頭上戴一頂鴨舌小帽，那鴨舌的帽簷壓得更低，竟和那副墨色眼鏡的框邊接觸。他的身材比我短些。

霍桑失蹤記

但瞧他的動作似乎比麻臉漢活潑得多。當我正向這兩個人左右端相的時候，忽覺那右邊的西裝朋友突的伸手進了我的外衣袋去，將我的手槍取了出來。那時他的槍管仍舊抵住我的脅部，在勢當然也來不及搶奪。那人忽作冷笑聲道：「這東西我且代你保存一回兒再說。」我覺得這人還要說這樣的冷話，非常可惡。但今天情勢不同，我也不便發作。我忍着氣問道：「你們有什麼目的？把我送到那裏去呀？」那西裝的答道：「你何必心急呢？你總算已當過了好幾年的偵探，動手怎麼會問出這種話來？我們的目的怎樣少停？你自然會得知道的啊！」我暗忖：這人不但身手